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孔義卷四至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𤨏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欽定四庫全書

# 春秋孔義卷四

明 高攀龍 撰

## 閔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亂也

齊人救邢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況於伐邢者為狄乎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葬則其故可知矣謂子般非弑未敢以為然也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

盟納季子也

季子來歸

曰季子賢之也曰來歸喜之也

冬齊仲孫來

來省難也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逼徙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魯禘非禮喪未三年而舉吉祭不于宫廟而于莊公之寢失禮之中又失禮焉

秋八月辛丑公薨

君薨必書其所此不書弑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上書君薨下書孫于邾出奔莒則姜氏慶父之與聞乎弑明矣

公子慶父出奔莒

慶父弑君本欲代立其奔莒者魯人不容也

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嚴佚賊之責也

冬齊高子來盟

盟立僖公也程子曰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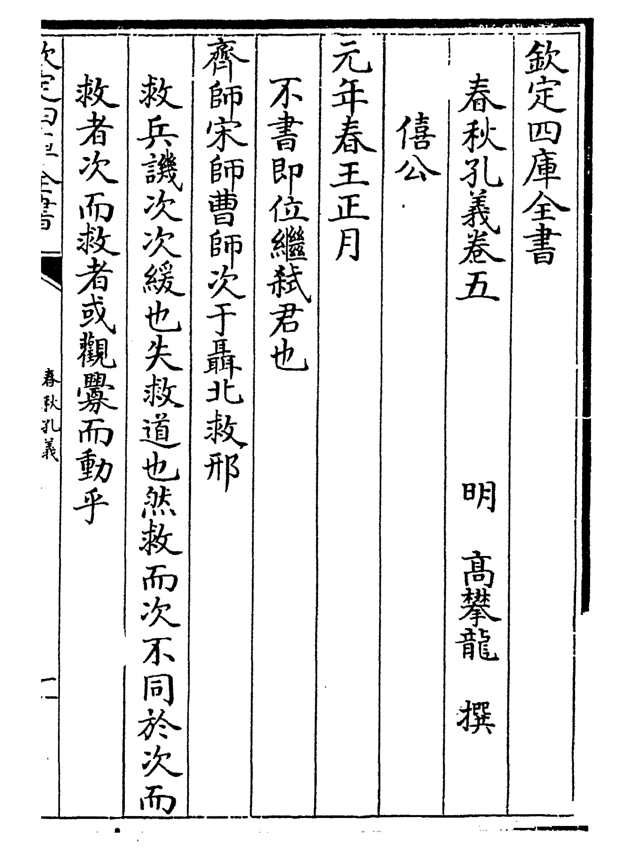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恣失人心久矣重以懿公好鶴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遂渙然離散也

鄭棄其師

曰鄭者君臣同責也

春秋孔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孔義卷五　　明　高攀龍　撰

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繼弑君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救兵譏次次緩也失救道也然救而次不同於次而救者次而救者或覯釁而動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不曰遷邢曰邢遷者邢志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是向之師也再書者嘉桓之功城夷儀也邢國之矣故書邢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夫人薨不地地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以歸歸齊也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從其自稱也伐鄭者鄭即齊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左氏曰謀救鄭也當是時楚兵已退鄭已在會矣蓋謀伐楚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詐戰曰敗豈以夫人孫邾之故乎不請於會而討之非禮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慶父死於莒莒人以為功而求賂魯人不與而加兵其罪在莒矣春秋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者責以非王者之師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不稱姜微辭也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諸侯城楚丘而存衛焉不書會後也從左氏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成其葬者喪既歸子無絀母之義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

貪賄而忘與國虞首惡矣故先書虞下陽虞虢之塞邑也虢之亡實繇之故即書滅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

江黄二國在楚東北境江黄服則楚勢孤矣貫宋地

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

冬十月不雨

書月者一月不雨也

楚人侵鄭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夏四月不雨

穀梁云不雨者勤雨也有志乎民者也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寛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春夏不雨而皆書著其勤也

徐人取舒

取不言滅者取爲附庸未絕其祀也舒與荆比爲中國患徐人取舒爲中國撓楚也

六月雨

雨云者喜雨也一經書雨此爲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異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于陽穀

謀伐楚也陽穀齊地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涖臨也往盟乎彼也來盟者盟於我也趙氏以為聽伐楚之期是也

楚人伐鄭

至是楚人五加兵於鄭矣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

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致討曰伐民逃其上曰潰遂繼事也次止也陘楚地蔡自莊十四年荆入蔡哀侯折

而事楚已易世不通中國今二十四年矣蔡已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齊侯不得蔡無以伐楚侵蔡伐楚勢當然矣伐而次者與伐鄭次鄫同整兵慎戰之意

夏許男新臣卒

不書卒於師者許近楚歸國而卒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不稱使權在完也非有前定之盟也來盟于師完之

意也盟于召陵桓之意也蓋先請為盟而後齊始退師盟於召陵耳胡氏曰齊師雖强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故召陵之盟春秋所美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蔡近楚常有二心濤塗欲誤齊師東歸誠不忠矣而執之伐之侵之不已甚乎皆春秋所罪也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魯及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玆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

曹人侵陳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目晉侯斥殺惡獻公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於公時年十歲是年德公卒所朝之子立是為成公蓋是時德公病欲託其子于魯然非禮矣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曰娶也而不書逆者不與其以聘禮行私事也

凡大夫聘他國曰如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

首止

惠王娶陳嬀爲后生太子鄭後母惠后生叔帶王愛叔帶將立之桓公率諸侯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所以尊國本絶亂階及以會殊會也尊王世子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盟者不相信也不敢以所不信加之尊也故諸侯自盟也胡氏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

大者也

鄭伯逃歸不盟

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王命而懼不朝于齊故逃歸不盟書曰逃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江黄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程子曰書執不書滅自取也胡氏曰滅者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執之者匹夫焉耳已左氏曰罪虞且言易也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討鄭逃首止之盟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不與楚人救鄭也凡書救

未有不善其曰遂救許善之尤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不以救許致師以伐鄭出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鄭未服也

夏小邾子來朝

即郳黎來也齊桓公請于天子進之郳之別封故曰
小邾始得王命而來朝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申侯自楚奔鄭鄭之從楚葢申
侯有謀焉故鄭以申侯說于齊歸罪申侯以自解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欵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左氏曰謀鄭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冬葬曹昭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惠王崩襄王懼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難於齊於是有洮之盟王人下士也而先諸侯貴王命也鄭伯乞盟請服也前曰逃此曰乞善乎孔叔曰國君不可輕輕則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乞盟所喪多矣信哉

夏狄伐晉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不以姓氏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於太廟立之以為夫人季氏曰禘無致夫人之禮蓋不特為妾母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叔之亂

不發喪而告難於齊八年正月會於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至十二月而後告喪諸侯乎左氏殆不足憑也吳氏謂惠王前年冬有疾而今年冬乃崩者近之

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不葬魯不會也趙氏曰廹于葵丘之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襄王之位桓公所定

也故使宰孔來錫命焉桓公合諸侯而爲會所以重
王命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言諸侯盟則不盟宰周公矣不敢使天子宰受諸侯
約束也會盟同地而再言之其中有大美惡焉葵丘
之盟美之大者也故特書日以别之
甲子晉侯詭諸卒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前年伐晉今又滅溫狄肆甚矣非桓公伯圖之缺乎

晉里克弒其君卓

去年九月晉獻公卒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未葬也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卓於朝則已成之為君也故書君書弒

及其大夫荀息

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於息奚取焉公羊曰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里克弒二君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殺之不以

其罪也里克所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而非討其弑也不以弑君之罪討之故書殺其大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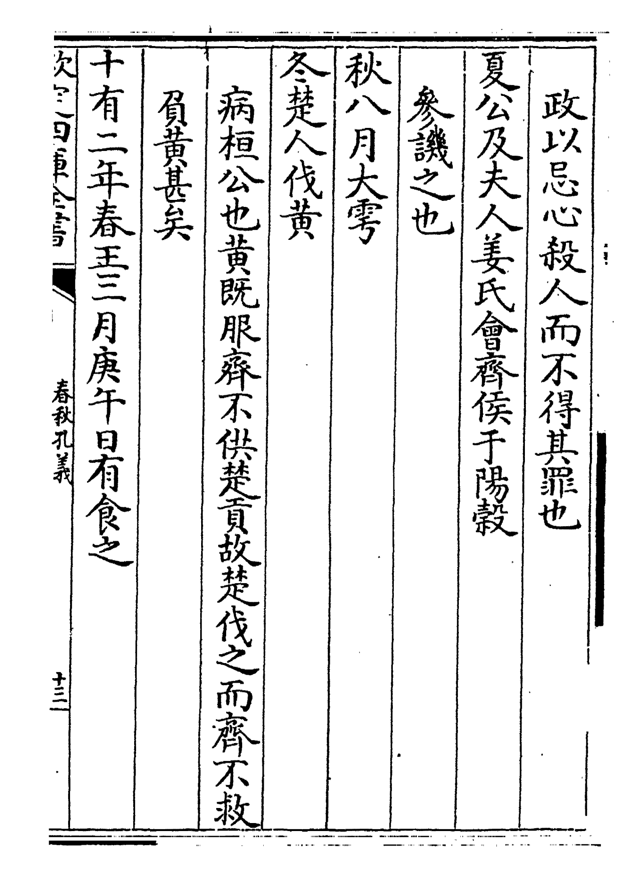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高氏曰酉戌亥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尤為異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鄭里克黨也殺里克而懼矣稱國以殺者國亂無


政以忌心殺人而不得其罪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參譏之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病桓公也黃既服齊不供楚貢故楚伐之而齊不救

負黃甚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是時淮夷病杞於是有鹹之會鹹衛地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鹹之會謀城緣陵也必已預戒事期矣故如齊請事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會鹹之諸侯也城緣陵而遷杞緣陵杞邑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曰季姬而不繫國則猶女也其稱字蓋已許嫁於鄫

也及者内為志内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

使言使非正也使來朝使來請己也僖公不君鄫子不夫季姬不子不婦竝見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

秋侵鄭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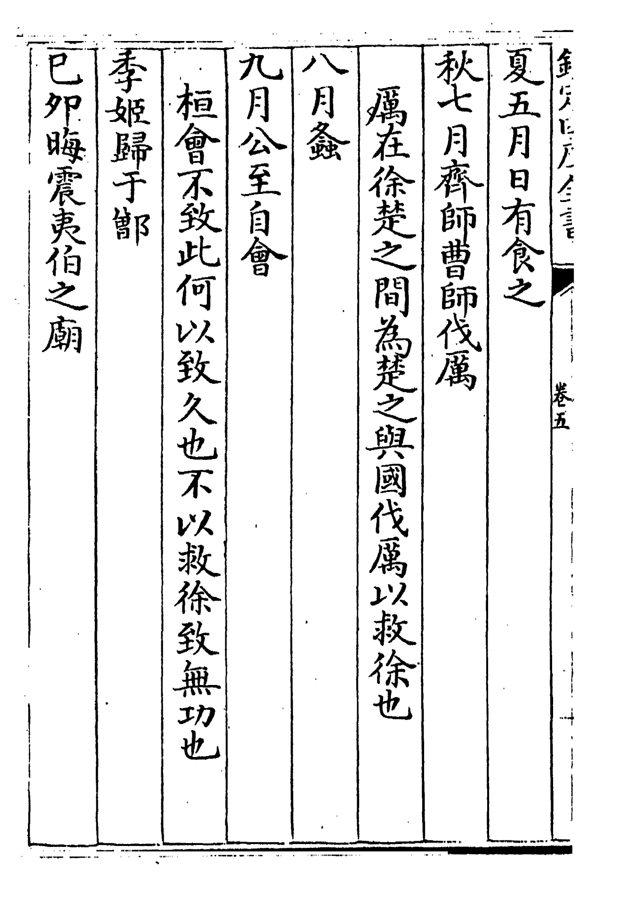
昭三年子大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

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今按公十年如齊此又如齊用五年一朝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牡丘之會救徐也盟而往見其心之不協次于匡見其力之不協合八國之衆以救徐而僅使大夫將桓德益衰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在徐楚之間為楚之與國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

九月公至自會

桓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不以救徐致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張氏曰天之怒擊每在於惡

稔而人不加誅之後

冬宋人伐曹

同盟始自相攻而桓不能禁矣曹在宋宇下莊十四

年曹昭公從齊桓伐宋遂與宋人爲不釋之憾齊伯

衰而宋曹之爭始此其後曹卒亡于宋李氏曰宋襄

輕齊爭伯已見於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

徐恃救而敗伐厲之謀無補桓伯衰而中國之勢又將一變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伐書及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隕石自空凝結而隕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不曰石隕於宋而曰隕石天應之也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爲書字世卿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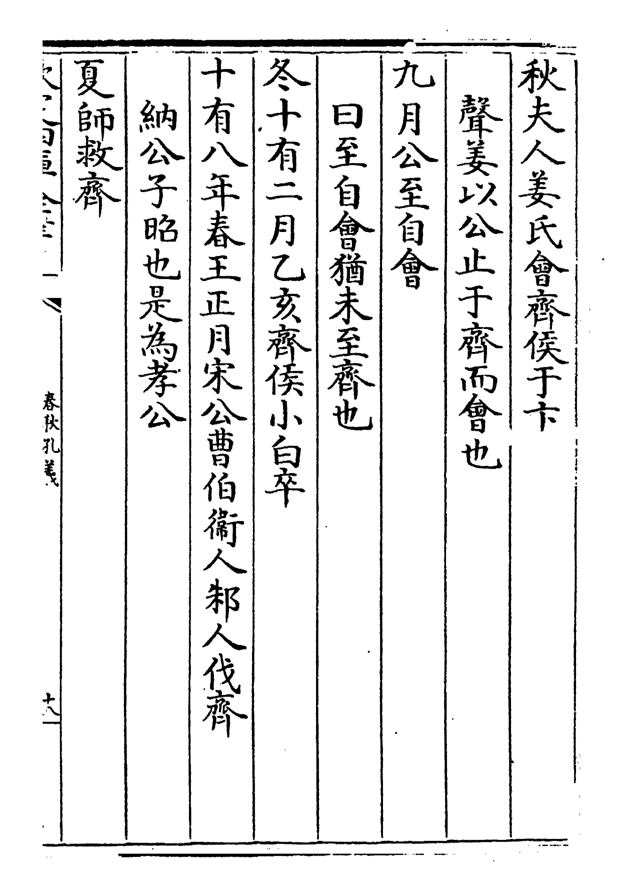
淮夷病鄫謀城鄫也不果城而還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之與國桓公不能病楚而伐其與國之微者以報婁林之役不亦末乎

夏滅項

魯滅也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聲姜以公止于齊而會也

九月公至自會

曰至自會猶未至齊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納公子昭也是為孝公

夏師救齊

善救齊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凡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今齊人受伐以宋為主者曲在宋也奉少奪長其罪大矣書齊師敗績責齊臣也

狄救齊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狄既救齊又伐伐齊之衛假公以行其意也而邢人從之豈見逼于狄與其後邢滅于衛禍基此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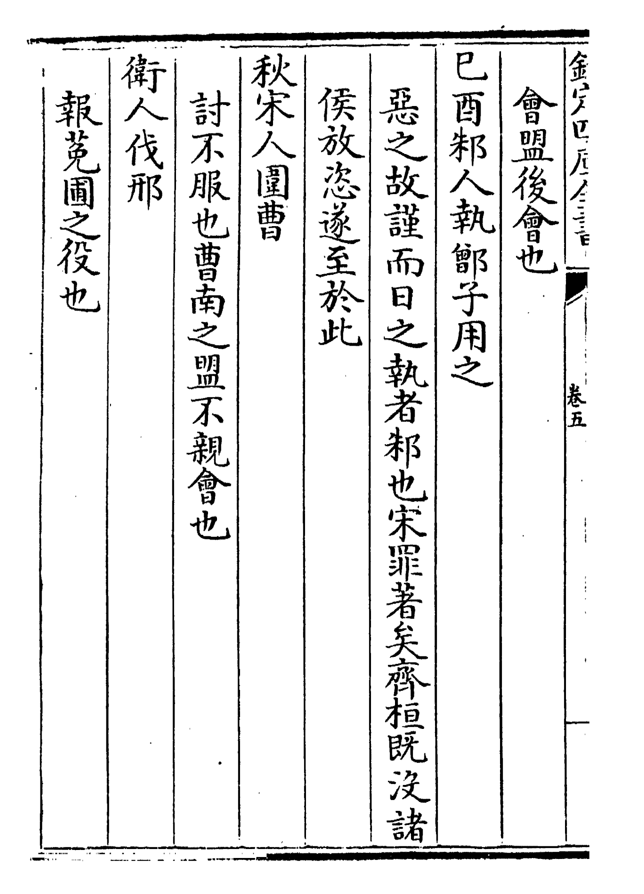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以威求伯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曹邾即宋所與伐齊者也襄公圖伯而僅能合二國其君不親會焉可以觀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





會盟後會也

巳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惡之故謹而日之執者邾也宋罪著矣齊桓既沒諸侯放恣遂至於此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曹南之盟不親會也

衛人伐邢

報菟圃之役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首陳陳倡盟也後鄭鄭首叛也以其人楚不可不人陳蔡以其人陳蔡不可不沒公地以齊則君亦預矣宋襄暴虐諸侯皆有挾楚以抗之之心是以陳蔡為楚致魯以為此盟春秋之所深罪也

梁亡

秦滅也而書自亡何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

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為冦盜加以力役焉魚爛而亡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門有古常言新有故也言作創始也非所當作而作也故當作者閟宫泮水之役皆不書

夏郜子來朝

郜宋之附庸知宋之不足恃而依魯也

五月乙巳西宫災

鄭人入滑

滑與鄭隣桓公死中國無伯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憚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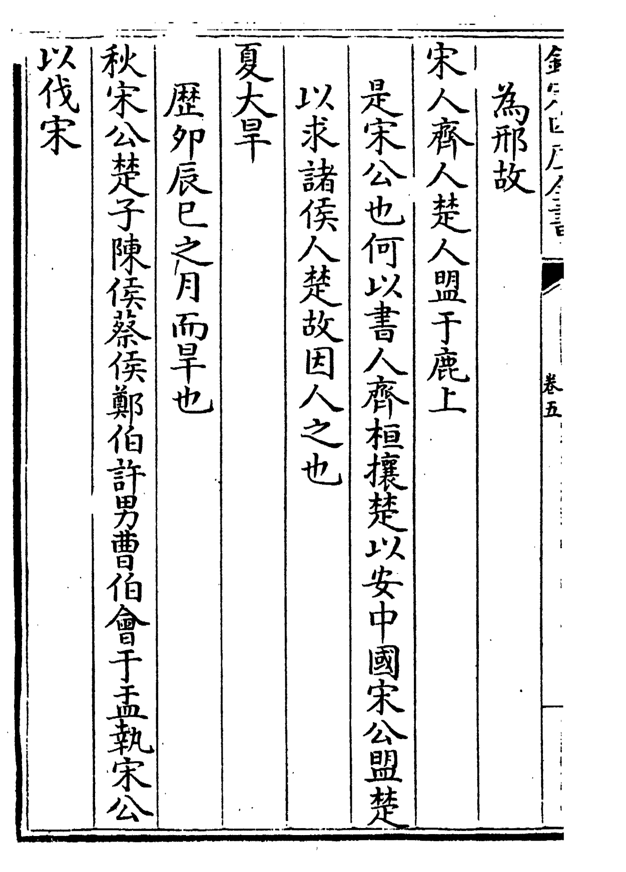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於是衛方病邢謀衛難也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伐而取成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為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是宋公也何以書人齊桓攘楚以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人楚故因人之也

夏大旱

歷夘辰巳之月而旱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程子曰宋率諸侯為會而蠻夷執會主諸侯莫違故

以同執書之

冬公伐邾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曰使則明為楚子矣而曰人捷不曰宋不與楚捷於

宋也不與魯受楚捷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會諸侯不言楚釋宋公不言楚蠻荆為中國主盟春

秋所謹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按左氏謂須句國也邾滅之公伐邾取須句反其君若是則須句乃子爵國而奔因成風魯事也國滅而興君奔而反皆事之大者且有關於魯而經不書其本無此事可知也趙鵬飛氏直以須句乃邾邑是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怒鄭之與楚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書及公戰也不言敗諱也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楚子稱人惡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宋襄有私德於齊而孝公背鹿上之盟會盂不至盟薄不與乘泓之敗而伐之不義甚矣春秋所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張氏曰時僖公已有志于附楚故不會宋公之葬

秋楚人伐陳

伐陳以城頓也陳頓之爭始此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伯爵也而書子者國小不能供伯貢自求降爵春秋從其自稱也不名者史佚之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按左氏鄭人入滑王為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不聽太叔帶通於隗氏王絀狄女頹叔懼狄之怨己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天子不言出特書曰出自取之也出而曰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宅其所有也

晉侯夷吾卒

惠公卒於去年九月晉文定位而後告喪故書於今年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配蕩氏婦人既嫁不踰竟來非禮也以姑逆婦非禮也以公下主大夫之昏慢宗廟卑朝廷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大夫不名衆辭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奔楚故楚圍陳而納之中國虐小夷狄借為義舉此春秋所傷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左氏曰衛人平莒于我以元年獲拏之故也慶魯壻

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

左氏曰尋洮之盟也魯許莒平故莒子自至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討洮向二盟故

書人書侵書師罪齊也書追書至酅不及罪魯也酅

齊地凡追在境內則譏其不豫在境外則譏其深入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

衛之伐齊為魯伐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展禽致詞而北鄙之師立退矣僖公不能用賢圖治而乞師他國何為乎直書罪著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夔楚同姓也滅同姓何以不名人而不名春秋待外裔之道也夔子以無罪見滅故爵而不名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成公忘其父盂執泓戰之仇而往朝楚其罪大矣今新即晉故楚伐之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用之也乞師他國而取人之邑失正甚矣患之起必自此始其致危之也

公至自伐齊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成公弟桓公也來朝用子禮故公以為不共而卑之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杞力不能備物而師入其國魯之虐小甚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楚子也稱人貶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惡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公會楚子也而曰會諸侯盟于宋者宋方見圍無嫌于與盟而公之罪著矣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晉侯侵曹伐衛以救宋也然而非正也兩書晉侯兩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買莊公之子僖公庶弟買為楚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買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審其罪曰刺以殺為刺內辭也殘骨肉以苟悅人其惡甚矣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晉侯加兵曹衛實以致楚先假衛道以啓釁衛人不許然後畧侵曹境不深治曹遂移師伐衛請盟不許

以致衛君出避魯戍逃還楚既救衛又移師臨曹執其君分其田以畀宋而楚人不得不與晉戰矣及子玉請復衛封曹以釋宋圍則又許復二國以攜之執宛春以怒之避三舍以誘之蓋舒徐展轉俟齊秦宋師之畢集一戰而霸使强楚不敢内侵者十有五年皆兵家之勝筭伯主之偉功而非君子正義之所貴也春秋直書而功罪自見矣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

師敗績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之敗楚子之不能制命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衛侯出奔楚

按左氏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存人道之大倫也

陳侯如會

來不及盟故曰如會

公朝于王所

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後朝不以

天子與斯盟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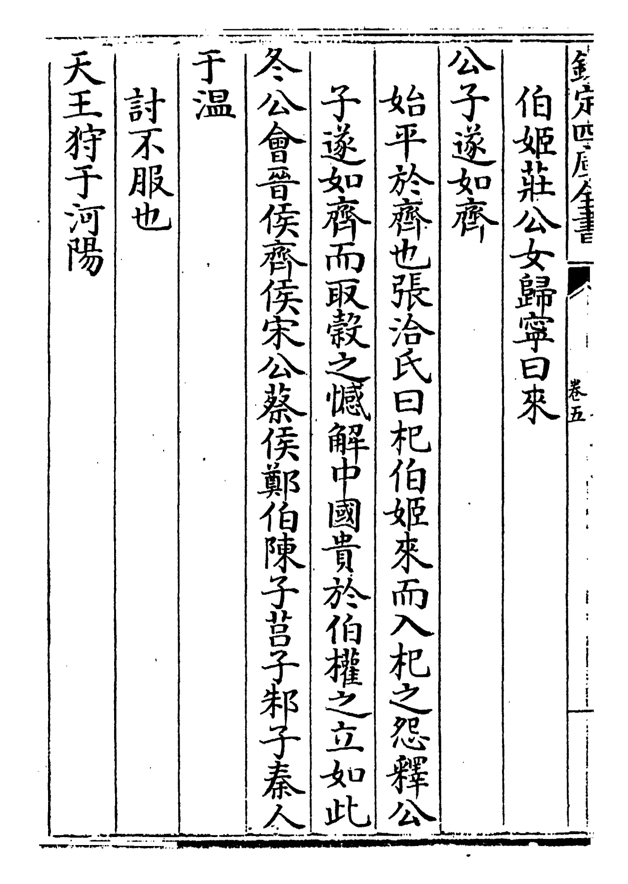
季氏曰諸侯不生名凡生名者屈服之辭奔而名屈于所往之國也歸而名屈于所屬之臣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奉叔武守國衛侯殺叔武而咺奔訟于晉

陳侯欵卒

秋杞伯姬來



伯姬莊公女歸寧曰來

公子遂如齊

始平於齊也張洽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於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討不服也

天王狩于河陽

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為若將狩而遇諸侯之朝也為王諱也為晉解也春秋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不月史闕文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歸于者急辭罪未定也歸之于者緩辭罪已定也雖歸之王而不用王命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為其臣而執君故稱人以貶之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歸大夫不言復大夫言復者抗也自晉晉有奉焉訟君而君被執歸國而專置主因晉力而恣行無忌咺之罪大矣

諸侯遂圍許

遂繼事也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晉侯有疾從貨筮史以

曹爲解而得歸失君道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書來不能乎朝也

公至自圍許

不以朝王至而以圍許至所以著其本心不在尊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近王都之地也王子虎於此下與列國盟是謂
上替諸侯大夫入天子之境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
惡之大也故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王子亦與
焉者正其本之義也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來

以未見公故復來朝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間晉之有鄭虞而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

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在外而以累上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兵莫憯于志故春秋誅意然則元咺訟君無罪與曰罪也不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及公子瑕

瑕元咺所立也而稱公子瑕不居其位也以咺之故及瑕而衛侯忌克濫殺之罪著矣

衛侯鄭歸于衛

名者罪也戕骨肉也不書自京師專責晉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晉侯秦伯也而稱人以圍鄭貶晉侯以私忿勤民秦伯視利向背從燭之武言私與鄭盟戍鄭去之秦晉之怨自此始矣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冢宰兼三公下聘葢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與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遂者急于後事之辭雖先周後晉然志實以晉爲急故書遂而其不虔亦可見矣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不繫國者吾故田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復吾故田而稱取何也春秋之法不以亂易亂

公子遂如晉

拜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

魯郊非禮也夏四月非時也四卜非禮也

不從乃免牲

卜而不從則不郊矣故免牲

猶三望

猶者可以已之辭也不郊則不當望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婦人與國事非禮也求婦者姑之辭也求僖公女叔姬也是爲杞桓公妻成公世叔姬之不終其權與於此與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吳氏曰去年狄侵齊今年圍衛豈以晉文久居狄而狎之乎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盟不地于狄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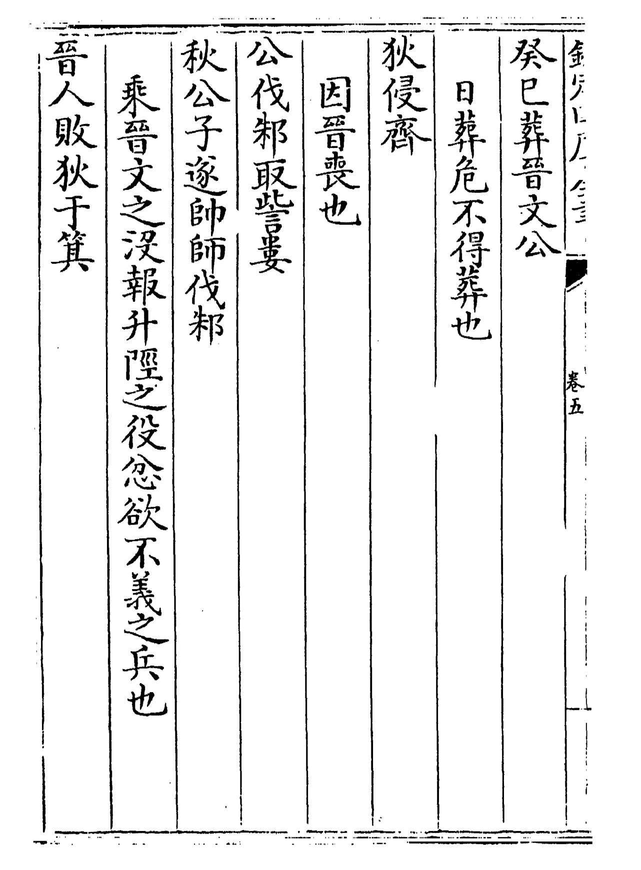
按左氏曰秦師滅滑而還此云入不能有其地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公子遂之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

晉襄忘親背惠墨衰絰而從戎其惡大矣故書人秦爲無道越晉踰周以襲人不言師外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

日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乘晉文之沒報升陘之役忿欲不義之兵也

晉人敗狄于箕

狄伐晉及箕此門庭之寇也敗之宜矣而晉侯稱人者不與其喪而用師也

冬十月公如齊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宰周公下聘而不入覲國歸父來聘而往朝比事而觀魯之無王甚矣

乙巳公薨于小寢

君日出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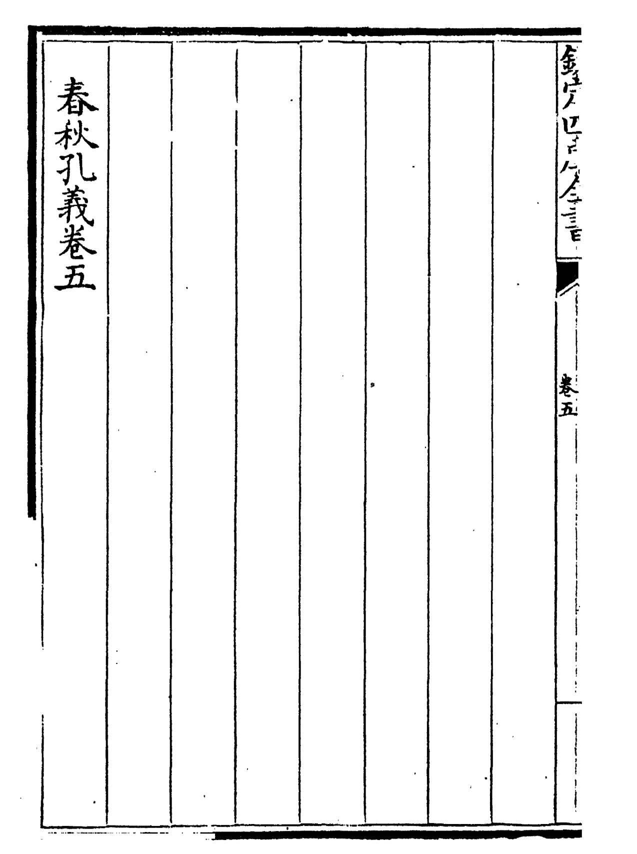
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小寢燕息之地也君終不于路寢非正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文公以闇弱繼之率以專魯咎徵已先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二於楚也




春秋孔義卷五

春秋孔義卷六

明 高攀龍 撰

文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文公季年諸侯朝晉而衛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是以伐衛取戚田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侯𤨏戚田敖往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公孫敖如齊

左氏曰始聘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秦地秦師未至晉境故不書侵伐晉侯急於一戰故書及忿以取敗故書敗績善戰者服上刑春秋所惡也

丁丑作僖公主

譏後也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期年練祭至是十五月而作主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盟者公也不地於晉也公出不書反不致盟不言公處父不氏諱與大夫盟也所耻也此春秋之筆削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執孔逹以説桓文没大夫

擅諸侯會盟自公孫敖士穀始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歴時而言不雨不憂雨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祫也躋升也升僖於閔之上也逆祀也

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故以昭穆父祖而

喻非謂僖公父視閔公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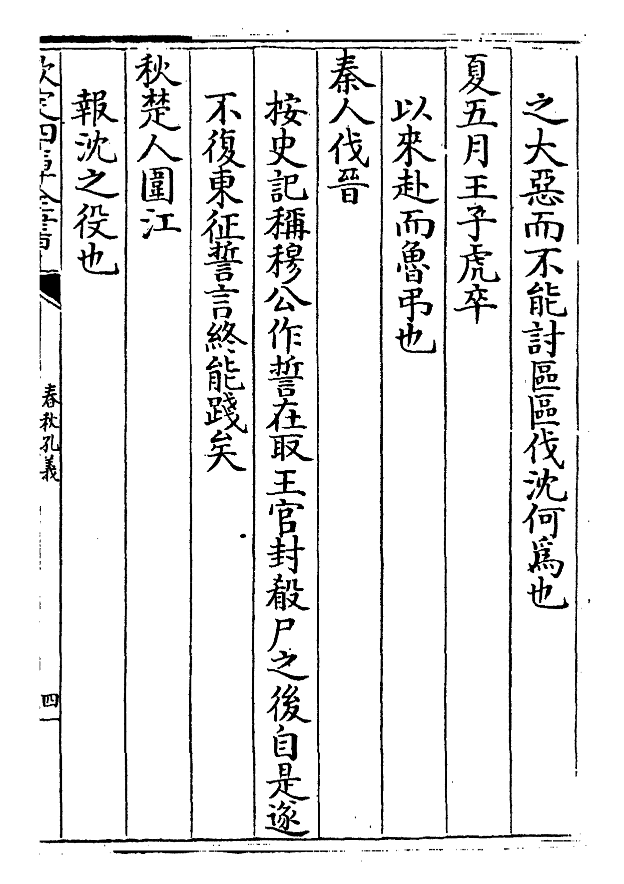
晉人再勝秦師復興此役直書惡見矣外兵非君將皆書人不以書人爲貶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譏喪娶也三年之内不圖婚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潰民逃其上也啇臣弑君父




之大惡而不能討區區伐沈何爲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以來赴而魯弔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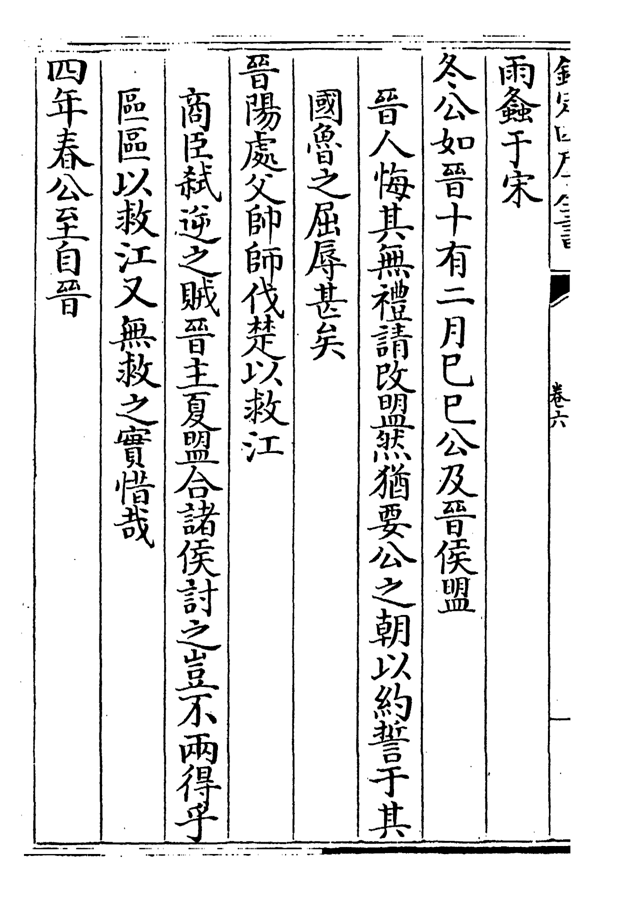
秦人伐晉

按史記稱穆公作誓在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自是遂

不復東征誓言終能踐矣

秋楚人圍江

報沈之役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人悔其無禮請改盟然猶要公之朝以約誓于其國魯之屈辱甚矣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商臣弒逆之賊晉主夏盟合諸侯討之豈不兩得乎區區以救江又無救之實惜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略之也不終喪不以貴者逆是不成其夫人之禮也故不書夫人

季氏曰婦者有姑之稱成風聲姜在也

狄侵齊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上書楚人滅江下書晉侯伐秦比事觀之其義自著

滅江不耻而急報王官之忿書晉侯正著其罪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垂隴之會衛使服晉明年從晉伐沈明年春晉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聘魯葢成公見執僖公為請今來拜僖公之賜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妾母稱夫人自文公喪成風始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故王不稱天稱叔存禮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仲子之宫羽數特異蓋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有二夫人祔廟矣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再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

夏公孫敖如晉

王含且賵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不待貶而惡見也

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秦楚之强甚矣中國猶恃有晉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方睦故行父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文公即位六年朝晉者再貴卿往者再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鄭子太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然

考僖公以前葬諸侯未有使大夫者今公子遂以卿

往馴致少姜以妾媵而諸侯使卿會葬矣

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射姑殺也而稱國以殺公穀云君漏言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不告月明當告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之辭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伐邾間晉難也取須句不正其再取也又寘叛臣焉

城部備郕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不日者國亂不訃也

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諫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衆殺故稱人不名者非一人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襄公卒太子幼晉人欲立長君趙孟使先蔑如秦逆

公子雍秦康公以師納之襄夫人日抱太子嗁於朝諸大夫畏逼乃背先蔑立靈公以禦秦敗秦師於令狐書及罪晉也不言敗績敵也先蔑奔秦不言出在外也自令狐而奔也

狄侵我西鄙

閒秦晉之爭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爲晉侯立也諸侯不序公後至也大夫不名君幼大

夫自爲主也大夫主盟諸侯扈之會始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汪氏曰大夫盟不書名氏者三莊九年齊無君當國大夫自爲主也此年趙盾專政若晉無君者然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十一國大夫自盟但書大夫盟諸侯皆失政矣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大夫專盟自衡雍始也相去四日耳不以繼事書再稱公子各曰其會正其名與地中外之别也天王崩不奔喪而遂與盾與雒戎前後會於王都之側尚猶待於貶乎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敖爲遂逆婚於莒見其美而自娶焉遂欲攻之而反於莒至是棄君命而往從之其罪不容誅矣然魯君不討又不遣使京師以終弔喪之禮皆莫逃于聖筆之誅矣奔不言出不自位出也

螽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前書殺其大夫言死者衆也此書殺其大夫司馬司城來奔言官者殆盡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毛伯來

求金其罪兩著矣

夫人姜氏如齊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辛丑葬襄王

前年公子遂如晉葬襄公今年得臣如京師葬襄王

是夷周於晉也至于以漸者往會而不登於策不弔

不葬而見畧于經抑又甚矣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書至正其夫人之體也則不至者其行非禮見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襄公扵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使士縠將中軍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陰使賊殺先克時趙盾秉國而先克其佐也于是殺先都殺士縠及箕鄭父殺

由盾也故書衆殺而不書國殺不去其官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人伐鄭以晉君之少也趙盾帥列國之師救鄭而不及楚師故書人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楚得氣去而狄交侵矣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前此百餘年未有書地震者而自此至哀公書地震者五陽微陰盛之象也孔晁曰陽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震

冬楚子使椒來聘

伐鄭聘魯遠交近攻也以聘事來故書子非進之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禭於魯猶楚欲圖北方而來聘也

不曰莊公成風曰僖公成風者成風以僖公貴也卒葬則以臣子之詞見王之含賵會葬則以不天見秦人歸襚則以僖公成風見其義備矣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外之也春秋書兵罪其報復不已而外之者三秦鄭晉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謀弒商臣也而以國殺大夫爲文聖人之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及蘓子盟于女栗

蘓子周卿士左氏曰頃王立故也趙氏曰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然諱公之盟皆書日此不日微者盟也魯罪轉大矣女栗畿内地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將伐宋也宋出迎勞之而免曰次著其包藏禍心欲憑諸侯而未敢遽前也唯蔡侯首附荆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楚伐亦書爵矣中國無伯著夷狄之強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即位來見也自此曹從魯矣

公子遂如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八年之間三侵齊一侵魯宋自是不敢窺齊魯惟

十三年一侵衛耳此敗鹹之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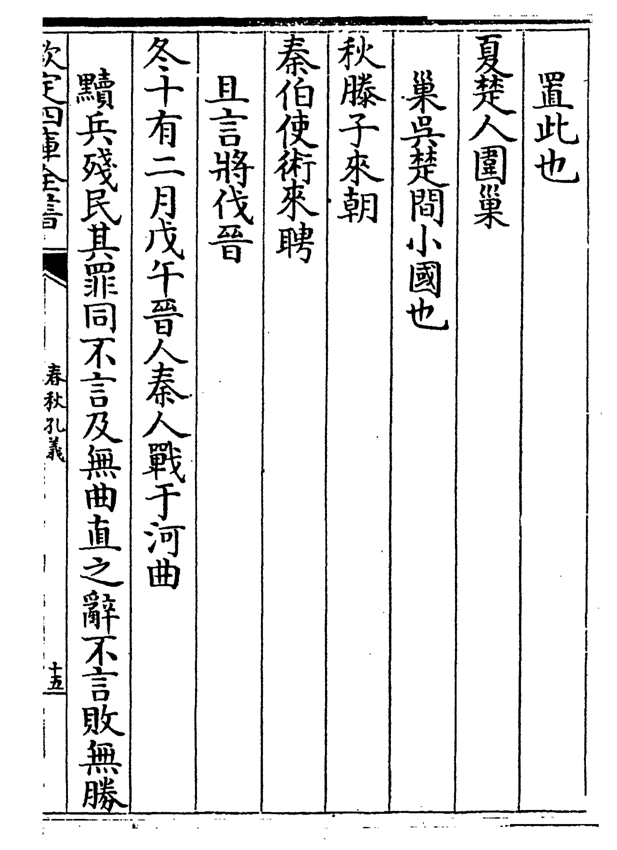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孫明復曰諸侯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莊八年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爲齊所偪耳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左氏曰請絶叔姬而無絶昏公許之叔姬卒不言杞絶也書叔姬言非女也啖氏曰此傳當在成八年誤


置此也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閒小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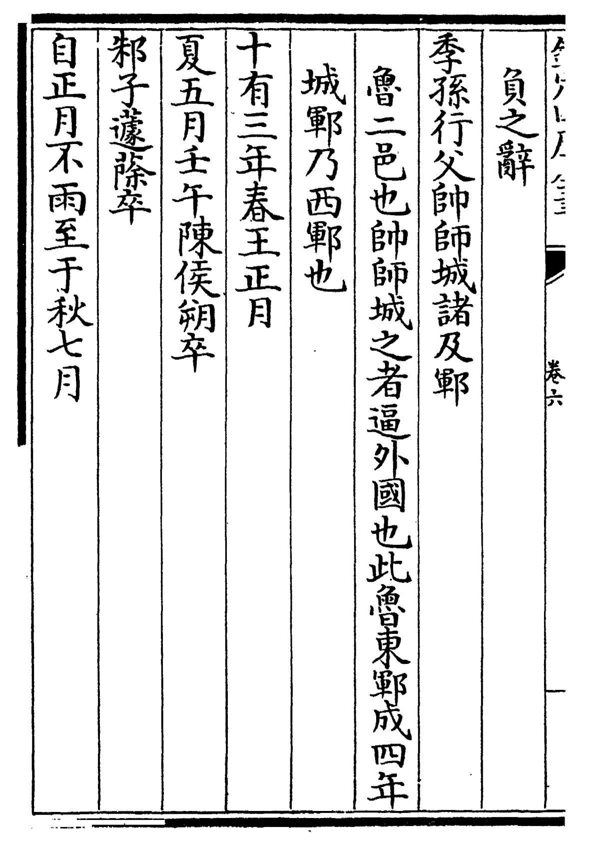
秋滕子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且言將伐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黷兵殘民其罪同不言及無曲直之辭不言敗無勝



負之辭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魯二邑也帥師城之者逼外國也此魯東鄆成四年

城鄆乃西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篨卒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壞

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書世室屋壞譏久不脩也程子曰春秋中文公事宗廟㝡爲不謹遂有世室屋壞之變天人之際可不畏哉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一出而平衛鄭於晉明年遂爲新城之盟晉以復伯終文公之世楚不敢復侵中國不爲無助於晉矣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

同盟于新城

從於楚者服同外楚也盟者志同故書同

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邾定公貜且既立矣嫡長也捷菑晉姬所出故奔晉而晉人納之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不從不祥乃還故書曰弗克納善其弗克納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敖來命奔莒已而奔齊主齊請復公於是乎許之奔大夫不言卒卒之者許其復也著典刑之壞爲齊人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魯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昭公卒舍即位而商人弑之未踰年而曰君者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

曰子哀貴之也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子叔姬者齊君舍之母也單伯者魯請於王王命之

求昭姬於齊者也齊人不討弒君之賊俱北面事之

又敢執其君母執天子之使故聖人不獨罪商人而

曰齊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也曰司馬見其以掌兵之故敢自專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敖之卒與喪歸於法不得書以文伯惠叔二子之哀

誠無巳以救著赦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單伯至自齊

內大夫被執得反則至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蔡人不與也不服故又入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告齊難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謀伐齊也晉侯得賂而還於是公以齊難不會書曰

諸侯會於扈散辭也無能爲故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郯伯姬來歸有罪見出者也齊人來歸子叔姬深罪

齊人也

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再侵者謂諸侯不能也伐曹者以兩朝魯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齊以公不往而不盟也書弗及者内辭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文公托疾以辭齊盟故四不視朔而實非疾也故不書疾其後漸以廢矣故視朔之廢自文公始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納賂而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臺

夫人聲姜也毁泉臺譏也先祖爲之勿居可矣毁之是揚其失也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君無道弑賊衆不可蔽罪於主者而主者在其中矣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皆卿也而稱人立公子鮑而成其亂也失其職矣故

不卿之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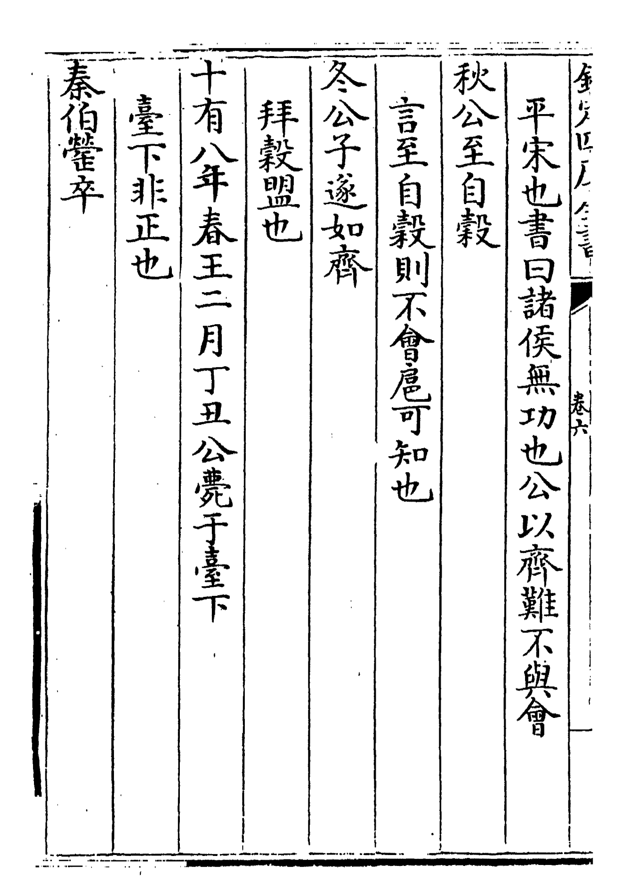
不稱僖姜而別爲謚非也九月而葬慢也文公之怠

於政事可知矣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脅公之親盟也

諸侯會于扈



平宋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公以齊難不與會

秋公至自穀

言至自穀則不會邑可知也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盟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弑商人者邴歜閻職也而曰齊人齊人所同欲也人所同欲而曰弑何也罪齊人也齊人黨商人而弑舍者也故不從楚比之例以盜殺書而曰齊人不從州吁無知之例以討賊書而曰弑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使舉上客而不稱介公子遂如齊弑嫡立庶之本也

故竝稱介副以起問者見事情

冬十月子卒

子赤也不日弑也不忍言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書夫人書姜氏書歸于齊無罪之辭也而魯之臣子

敬嬴宣公之罪著矣

上書大夫竝使下書夫人歸齊中曰子卒故春秋屬

辭比事而義見也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上書夫人歸下書行父如齊行父與謀可知懿實齊甥以夫人訴而見討議納賂而請平也

莒弒其君庶其

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孔義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孔義卷七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吕雲棟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春秋孔義卷七

明　高攀龍　撰

宣公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喪未期年遣卿逆女何亟乎結齊以自安敬嬴襄仲弑君篡國之本謀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書以罪遂也書婦姜别于上文夫人姜氏也

敬嬴欲結齊惠懼為出姜所謀故喪娶其女如是之亟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河曲之戰撓史駢之謀者趙穿也軍門之呼穿與甲

父共也而獨放甲父者趙盾之私也

公會齊侯于平州

定公位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弒子赤之賂也魯人致賂而書齊人取著齊罪也

秋邾子來朝

邾子貜且齊出也雖魯附庸而常屬於齊視齊為向背今齊魯通好故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南北之勢於是始矣後十五年而楚宋平後五十年而晉楚同盟於宋諸夏之君分晉楚之從矣書楚子傷楚人之欲執伯權鄭伯稱人貶鄭伯之從楚以亟病中國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救陳而後宋陳四國會晉師伐鄭也楚蔿賈救
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不言趙盾之師君不會大夫之辭也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趙穿欲握兵托於伐崇以求秦成也
晉人宋人伐鄭
報北林之役也合四國伐鄭而無功至于再伐不復

可致三國者為宋也故獨與宋連兵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宋人兩報鄭伐甚矣鄭人受命於楚而報宋非義也華元不能反已息爭輕與之戰至於喪師辱身而不能效死春秋所深責也

秦師伐晉

秦晉自河曲之戰七年不交兵矣趙穿無釁而侵崇

以致秦師宋方敗於鄭而晉復病於秦皆自致也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是役也趙盾避楚師而還蓋塞宋之請姑為黽勉之行而已夫晉惟取賂釋宋不討至以中國之大不能服鄭不競於楚本之不正末流遂至於此可不慎乎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靈公之立本非盾意及專國政國不知君靈公不堪故欲殺盾觀靈輒內叛提明格鬬無復臣禮矣堂上

之甲方興桃園之攻隨至及其反國非獨置賊不討反使往逆新君則盾之為弑又誰掩乎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侯不臣其情慢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夷狄相攻不志此其志何也窺周室也

夏楚人侵鄭

楚人侵鄭則鄭及晉平可知矣與鄭之能反正也

秋赤狄侵齊

赤狄俗尚赤衣者也

宋師圍曹

宋文即位盡逐武穆之族二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

曹報武氏之亂也二族雖非討罪之師而宋負不報之罪徒事報復春秋所惡也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葬速禮不備也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郯乃魯昏姻之國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重義

不足以服莒矣不知自反又伐取其邑抑又甚焉

秦伯稻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按左氏謀弒者公子宋也歸生懼譖而從之聖人以歸生為首惡似非人情豈以歸生同執政握兵權歸生不從而子宋必不能行事乎不然必左氏記事之或謬也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如齊而皆致者危之也

冬楚子伐鄭

爭中國耳非討罪也

五年春公如齊

夏公至自齊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秋來逆焉曰來者

公自為主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為體敵也而公自為之主畀朝廷辱宗廟甚矣負莫國之罪倚齊以安是以屈於人下如此

當是文公少女宣公娶即位之後至是纔五年安得有及笄稱字之女乎

不曰逆女别於逆君夫人者也

叔孫得臣卒

內大夫卒而不日者季氏以卒不於位也未知是否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以反馬則親來非禮也以歸寧則未易歲非禮也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固恣行甚而魯辱甚矣

楚人伐鄭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陳即楚故也晉楚爭陳自此始矣書侵無詞可稱之詞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蝗也貪虐取民則螽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謀會晉也魯專事齊未嘗與晉通衛久睦於晉故為晉致魯來為此盟不日者前定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秋公至自伐萊大旱

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伐萊齊志也故書會以大旱書者不雩也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宣王遇災靡神不舉此見其無恤民憂國之心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黒壤

晉侯之立公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適齊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黄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黒壤不書盟諱之也諱之者不直在我也直則不諱矣若夫舍其篡立之大惡止以不朝而責賂晉之不伯又可見

也

八年春公至自會

逾年而至其故可知矣自是遂不敢如晉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

疾而復非禮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返未

致事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

遂之卒計與祭同日不言公子蒙上文仲死而賜氏

也吾齊地仲遂弑君不當書卒與公子翬同此書卒
因事之變以明卿卒不繹之禮也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非禮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
戊子夫人嬴氏薨
此敬嬴也文公之妾僭自成風始也
晉師白狄伐秦
侵崇之曲在晉至此七年而未已復昏狄而伐秦其

罪大矣不書及偶晉於狄也晉成秦桓之交兵又始於此

楚人滅舒蓼

舒地逼近中國滅舒蓼中國無南藩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襄仲死於道路後八日而敬嬴亦死與哀姜慶父先後即誅相類矣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譏無備也

城平陽

季氏曰平陽在魯北鄙近根牟城以偪根牟也

楚師伐陳

陳以晉衛之侵棄楚從晉楚之伐晉不能救復即楚焉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君朝齊而臣聘周歲首朝齊夏乃聘周於周僅一往

聘於齊則又再朝比事而觀不待貶絶而惡自見矣

齊侯伐萊

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晉荀林父帥師

伐陳

會於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是背盟主而即楚又背

晉救陳之施罪可伐矣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盟會皆出大夫至成公

方會諸侯中國賴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自復國以來帝丘再造抑狄事晉自伐沈之

後諸侯之事無役不從國內以安皆用甯俞之效也

宋人圍滕

文十二年滕昭公背宋朝魯宋人內有國亂外有楚兵故不暇討今乃因喪而圍之曰圍非師少可知直書宋人而罪見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晉成方卒楚乘隙而伐鄭晉景方立郤缺救而不能定十一年辰陵之盟鄭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乃從楚

陳殺其大夫洩冶

殺無罪也稱國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

王氏經世云必欲皆為子哀叔肸則亂世何賴於有君子乎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程子曰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齊崔氏出奔衛

曰崔氏者以族奔也崔氏出而能反反而能弑者以其宗強於此舉氏辨之早也按左氏崔杼有寵於惠公髙國畏其逼而逐之自此至崔杼弑莊公凡五十一年必非杼也

公如齊

五月公至自齊
禮諸侯卒有服者奔喪無服者會葬親奔喪非禮也
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
君無道稱國以弑陳靈朋淫殺諫而弑者以氏名書
所以著禍亂所從生討徵舒亦以治平國也
六月宋師伐滕
稱師譏用衆也滕自宋人執嬰齊之後遂為宋私屬
故宋之盟叔孫豹曰滕宋私也成周之城仲幾曰滕

宋役也今不事宋故屢虐之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親往奔喪貴卿會葬事齊甚謹矣而不顧天王之禮

闕然莫之供也歸父仲遂之子字子家其後為子家

氏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介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得已乎晉不能以德鎮

撫侯國之賊其君者不能討而汲汲於爭鄭庸何愈

於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王季子王之母弟也宣公享國十年不朝周而比年如齊不奔王喪而奔齊喪徼者會匡王葬而歸父會齊侯葬無王甚矣而王季子來聘自是王靈益亡王聘益輕春秋不復錄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宣公篡立其不能討陳宜矣而奪地於邾以晉伯不

振強齊為援故也不猶碩鼠欺人不見竊食於盆盎之間乎

大水

六年螽七年大旱今復大水矣

季孫行父如齊

冬公孫歸父如齊

行父如齊初聘也歸父如齊伐邾故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葬之速也太不懐也未逾年而以君命使聘當凶行吉忘哀結好書曰齊侯著其惡也

饑

前此水旱虫災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書饑著宣公煩於事大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也

楚子伐鄭

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北諸侯之師戍鄭而經不書者不足為輕重也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陳鄭殆以晉為不足恃乎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四年平郯之故為齊魯所憾此則齊人之志而歸父助之也伐邾伐莒皆以歸父將兵會齊會楚皆以歸父特會以見宣公之德仲遂而寵其子也至筆之遂非肇端於此與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往會狄也圖赤狄而離其黨也不致力於諸侯之事而區區圖狄啓彊狄土闢而伯業益衰矣上則辰陵之盟成乎伯主下則徵舒之殺行乎伯討而齊魯方且伐莒晉方且會狄比事而義見矣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人衆詞大惡人人所欲誅也書楚人殺而諸夏之罪自見矣

丁亥楚子入陳

討其賊義也取其國惡也先書殺後書入此春秋之義也

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致亂之臣國所不容故書納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則天下之討同楚討亦討也

楚子圍鄭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晉故楚子圍之按左氏楚子縣陳盖滅之矣而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於逵道盖即其國都矣經止書圍一則以聽申叔時之言而反之一則以鄭伯肉袒之逆而遽許之平與其悔過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救鄭不書者無及於鄭也以晉主是戰而罪歸林父

者林父身為元帥不能治先縠違命濟師之罪乃妄從韓厥分惡之言楚師既乗又不能力戰鼓於軍中以先退為賞邲之敗實林父之所為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宋附庸國楚滅之不能有其地觀定十一年辰佗彄地入蕭以叛猶為宋地可知矣楚莊滅蕭所以逼宋而恐中國諸侯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楚横甚矣今又滅蕭以脅宋宋與曹衛皆脣齒之國猶欲推晉以禦楚晉實不能而徒為此盟以塞責竟何益於事乎列卿稱人譏也原穀違命喪師晉之罪人而主是盟人之宜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楚討陳亂而定其國陳之即楚未足責也宋不知自反而伐之書衛人救陳意在責宋也衛之背盟義自

著矣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夏楚子伐宋

陳鄭宋皆在河南為中國要樞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介其間陳鄭既皆歸楚得宋則可圖天下矣故楚有事中國皆自鄭及宋至又明年之平而南北之勢成矣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先縠以違命敗邲之師又召狄為清之寇殺之宜矣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罪累上也用非其人而棄其師君之罪也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救陳者孔達也晉討而達自殺曷為稱國而不去其官其君意也君用其言以干盟主而殺達以說于晉以是為君之過矣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晉景不能反身修德安夏攘夷而欲雪敗邲之耻區區伐鄭又何為乎

秋九月楚子圍宋

輕舉陳師以見伐今復輕殺其使以見圍宋之幾亡其國自取之也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宋之東北界即魯地也豈以楚師圍宋而謀之乎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楚所以未遽得志于中國者賴宋為之支縱不能救嚴兵固圉以為聲援可也乃以周公之後千乘之國謀其不免至于薦賄不亦鄙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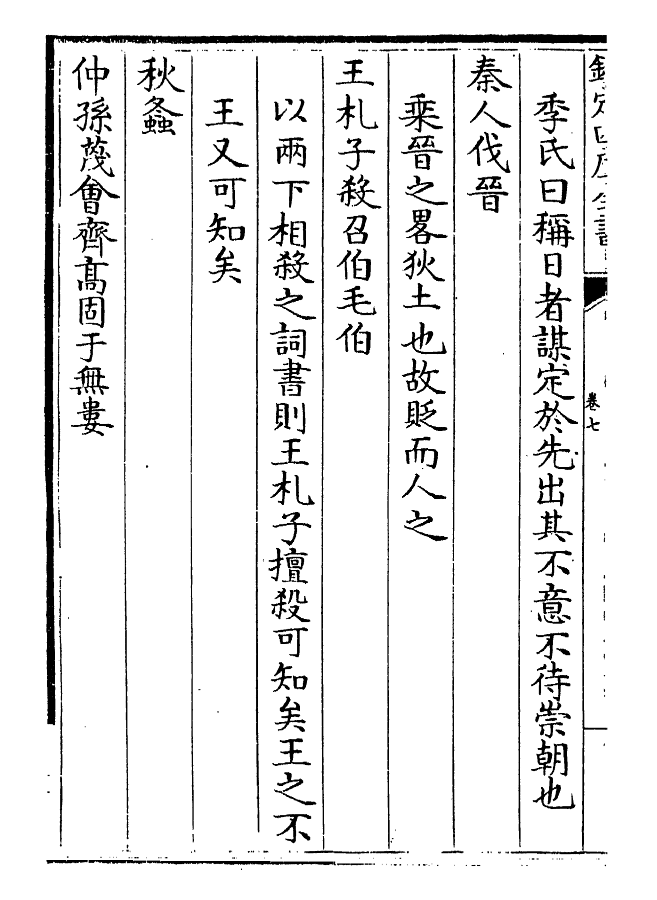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楚人圍宋九月於此宋之憊至易子而食析骸以炊

楚軍亦止有七日之糧耳而晉聽伯宗之言不出一師以撼之待其威單力盡徐自解罷書曰宋人及楚人平傷中國之失道也外平不書闗於天下之故而書楚人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春秋特致意焉

六月癸夘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據左氏則潞之當討者酆舒耳執其君滅其國何為乎書晉師見其勞民動衆縱大敵棄諸夏而施侮奪於微弱為可恥也



季氏曰稱日者謀定於先出其不意不待崇朝也

秦人伐晉

乘晉之畧狄土也故貶而人之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以兩下相殺之詞書則王札子擅殺可知矣王之不

王又可知矣

秋螽

仲孫蔑會齊髙固于無婁

必謀晉楚之故也於是往斷道之盟矣

初稅畒

宣公虛内事外調度不給兼以水旱螽災公田之入薄矣乃復稅畒稅畒者稅其私田履畒十取其一也其公田仍在非廢助用稅也初者志變法之始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于二猶不足皆宣公啓之也

冬蝝生

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也

饑

春秋書饑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一書大水之後一書螽蝝之後甚言國無儲備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帥師者士會而稱人貶也畏避強楚威加赤狄謂諸侯何

夏成周宣榭火

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無室曰

榭楚語云榭以講軍實此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講武大射之處而非廟也宣王中興之主宣榭火周之不復中興見矣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父母訓育弗至致内女婦道之虧郯君失齊家之道而棄其伉儷交見之矣

冬大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同盟者志同欲也同外楚也魯衛曹邾相鄰之國宋被楚圍懼而推晉晉亦恐四國之即楚盟而固之郤克未見笑之先固徵會於齊則此會非為謀齊可知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公母弟也不稱公子不為卿也稱字賢也其賢之何

宣弑而非之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織屨而食終身

不食宣公之食非之而不去也兄弟無絶道也情可

以明親親義可以厲不軌以取貴乎春秋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此則以不與斷道之盟故也齊自恃伯國未嘗服晉

文公之伯嘗懼而從之晉粤四世齊未嘗從也

公伐杞

杞世婚於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而杞不來故伐之不自反之甚矣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殘賊而殺之也于鄫刺其臣子不能救君難也

甲戌楚子旅卒

楚僭稱王而稱子仲尼之筆也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恐民之惑也

公孫歸父如晉

魯謹事齊斷道之盟始改事晉故始聘晉左氏謂歸父謀之於公欲以晉人去三桓則何以不謀於素厚之齊而遽請於新交之晉及為行父所逐又何以不奔請去三桓之晉而又奔齊耶恐不然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行父自文預聞弑赤之罪故逐歸父歸父奔齊則以父素謹事齊也歸父遂而三家之張甚矣穀梁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是亦奔父也

春秋孔義卷七